

煤之子

杨主泽 著



黄河文艺出版社

序章 复活的神话

这是被历史的厚土埋葬了四千多年的神话。

历史的尘土一年一层，层层相覆，一直四千多年，这神话的主人就埋得又深又远，只有一个名字像一个魂灵埋不住。它节节拔着长了四千多年，虽然只露着些许端倪，终归还可以发掘出来，这就一镐一锹地掘啊挖啊，终于看见了他。他躺在大地怀抱里。没有棺槨来装他赤裸的身躯——伊尹。

他的历史镂刻在他的身躯上。

在履癸先生刚奏响他的亡国之音的一个月黑雁高飞的暮秋之夜，伊尹因对暴淫之君说了这句话：“君王不听臣之言，亡无日矣！”桀便拍案而起，晒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伊尹闻言仰天浩叹。桀又说：“凡向我进谏者，本当死罪，念你一死，我这大夏王宫之内便没人给做人心汤了，姑且把你的狗头寄放在你颈上。滚！”

不料，伊尹一下子滚到汤那儿去了。汤王接待了这个中等个子、黑黑脸的御厨，听他谈论安邦定疆大计，竟都是久久渴寻的，正是所谓大旱得甘露。汤王立即写了张委任

状：兹任命无名氏暴君桀的厨师伊尹为大商帝国的国务总理！原来伊尹伊州人氏，总理在当时叫尹，所以后人就叫他伊尹。那时伊州就在豫西颍山北麓，芦沟河畔这地方。再说这君臣很快得了天下，又很快遇到了上天的考验：大旱七年，君臣心里热毒毒的也像揣着一轮着火的烈日。江河湖泊龟裂了，石头到处噼剥地炸进，沙砾随风飞滚，风如火，地如火上锅，树木枯秃不燃自焚，空中的飞禽滴油，地上的走兽脆焦，生民涂炭，哪见稼禾？求雨求润了泪。干旱干住了理想旱住了疆域。再下去就会轰地一把火把天下烧焦。因为老百姓卜课的结果是汤王将更暴淫，此乃天灭汤之意也。御前史官卜了一课，说：“应当拿人来做牺牲，才有天雨。”

伊尹悲叹道：“求雨本为苍生，如此，岂不就反害了他们么？”

汤王道：“以少救众，不可不为。亟不可待！”

伊尹道：“如果非拿人做牺牲，那就让我来吧。我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上天会感动的。”

汤王道：“上天因我而怨天下，我当为之！”

伊尹道：“国不可一日无君。主上万千古一帝，岂能辱为牺牲？还是为臣来吧！”

汤王道：“吾意已决！不可劝谏。传旨！”

伊尹再三叩请，汤王坚持不允。当下择了黄道吉日，举行了举行求雨祭礼那天，汤王穿着黑色的葛布衣袍，披，腰际围了一匝焦燥的白茅，坐在白楂的桦木轩上，白马驾轂，朝着殷氏族的神社桑林缓缓辗去，吱吱呀呀像奏着一支帝誉时代的丧曲。其后，八个武士抬着象征帝权王威的三足青铜鼎，其后是一溜童贞老嫗打着五彩旗幡，宫廷乐

队在后边奏着激越苍凉的《黄帝逝》曲子，再后边是浩浩荡荡绵绵不绝的黎民百姓。马车款款如负载着巍巍东岳。左侧，伊尹率领着文武百官，个个肃穆惶惶；右边，由有莘国王之女王后带着皇亲国戚悲哀啼泣，声咽咽泪涟涟，如秋风潇潇冷雨惨惨。一路上，如鬼似魔的巫师们高声唱颂着一首辞古体拙的颛顼时代的求雨祈祷文，歌颂着汤王为天下就死的伟大精神。不多时，来到桑林。只见那里已是人山人海，万头攒动，见汤王驾到，千百万之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山呼海啸万岁万万岁，惊天动地泣鬼神。神坛前面早堆了一堆梨木柴，一只赤黄的祭盆里燃着熊熊的烟火，八个巫师正在神坛指天划地地作着法事。神秘的气氛和浓烟瘴雾弥漫着桑林。

汤王下车之后，肃穆昂然地向着神坛，仰望着明光光的苍天，三刻后慢慢跪在神坛前，虔诚地祈祷道：“上天啊；此刻，我以身为牺牲以求甘霖，拯救苍生，以赎我失政罪天之过，乞请上天大发慈悲，当我见焚之时以我血为雨露吧！伏罪三叩，叩望乞望！”言罢三叩，老泪纵横：“汤之民啊，愿我以身求天下之生！上天啊，只求你保佑商汤疆土，火海黎民！”文武大臣莫不感慨唏嘘，王后及众人更是伏地嚎啕，漫漫桑林，泪雨纷纷。这时，大祭司走过来，从袍袖里拿出剪子，剪下汤王的斑发，又剪下他那蓄得长长的指甲，双手捧着丢在祭盆里，然后两个巫师扶掖着汤王，登上那高高的国字形柴堆上。他仰望着无垠的疆土穹宇，他等待那一瞬间的到来。

这是一个多么沉重、悲壮的时刻啊！天空赤日当顶，喷火泻焰，万里长空一尘不染。参加桑林祈雨的千万臣民像等

待世界的末日一般停止了哭泣，他们在等待着那轰轰烈烈的辉煌时刻。气氛紧张得一点就着，一碰就炸。天地人都盼火怕火，他们又多么希望这是一场梦，一场戏啊。可是现实的火焰残酷地点燃了他们的希望和崇拜，当凄厉的牛角号鸣地吹响时，四个巫师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四个祭盆里点引了白茅扎成的火把，绕着柴堆舞蹈几匝又是一声号角，四只火把同时抛在了柴堆下边，火舌舔着干燥的梨木，呼啸而上。顷刻间，只见熊熊的烈火纵横飞窜，联络一片，包围了那站在柴堆顶上的汤王，眨眼之间，巨大的火焰就要吞没汤王了，一时万目凝滞，只等汤王身上着火便一齐痛哭在地。突然，一阵狂风从天而降，吹散了火焰，火焰里显出了汤王，尽管他脚边火舌如千军万马奔腾一样剧烈地烧着，但却再也不往上窜了。刹时间，乌云铺天盖地从四面八方飞来，随即一道雪亮的闪电指天划地，拽上一个破禾裂地的巨雷，天湖炸穿似的，哗哗哗！大雨倾盆而下，新雨的大火灭了。大悲大喜，上帝被感动了。万众顿时欢呼跳跃在大雨之中，七年干旱弹指而除，汤王泽被天上，王恩浩荡，举世赞颂。

朝中庆祝大会上，这才发现少了总理伊尹。一问都说没看见，一时寻遍王城，皆不见。这时汤王突然回想起：

“当火焰包围我时，我听到下边有一声‘王上啊，伊尹先走了！’当时哪管这些？莫非他——？”汤王不管三七二十一从王椅下跳下来，打着赤脚跑到桑林。

桑林此时一片黑水横流，雨水冲着柴灰把桑林也染黑了。汤王用手在灰烬里扒呀扒呀，扒出了一颗金心，他捡起一看，上面刻着八个字：为国蹈火，身死魂活。

原来，在火起的时候，伊尹就扑入火海，先焚其身了。

看到伊尹的尸体被熊熊的烈火烧成和梨木一样的黑炭，汤王泪如雨下，连鞠三躬，下令全国哀悼三旬，命人连桑林一起用黄土掩埋。谁知道那流去的灰末中有没有伊尹的身呢？若有如发的一丝，也不能让它日晒夜露、风吹雨淋啊！伊尹的亡魂，不，他活着的心会悲哀的，会孤独的。为了掩盖桑林，汤王亲自骑着马到附近方圆二百里的地方选土，最后看中了东南处的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他认为这座山直抵苍天，乃天之柱，其土必然尊贵，于是他率领文武大臣徒步登上山顶，亲自挖下极顶上第一锹土。就这样，为了掩盖桑林，人们挑平了这座山，这座山也因此得名平頂山。桑林本是汤王朝神社，如今整个做了伊尹的墓地，那就是伊尹的亡灵之园了。桑林之名不可无，而桑林之地却可重新选择。为了纪念桑林，又不再叫它桑林，还要叫伊尹的墓地享有神社的尊贵，汤王煞费苦心三天三夜，终于想出了一个既和桑林同宗同派又形同韵同的一个绝妙的名字：梨园。

梨园由此得名。

这也许是梨园人的愿望。

但汤王有伊尹，商之有桑林却是有史籍佐证的。伊尹在梨园亦有专家考证。桑林之后的梨园是否就是现在的梨园，虽在学术界有争议，但当地史志却言之凿凿曰是。

那伊尹之身被掩埋，变化为乌煤黑炭，再度燃烧，把其崇高无私的献身精神煜耀而出，火照黑暗，热驱严寒，其影其气弥漫梨园，凝炼汇聚，重新为人，成为煤魂。

当那黑色煤炭发出明亮的光芒、灼热能量的时候，梨园人无不对这神奇的灵物充满敬仰和热爱，于是忍不住讲

道：“汤的时候，伊尹……”

一条深埋了四千多年的悠悠命脉，一颗深埋了四千多年的拳拳之心的种子，伊尹的灵魂仍附着在灰烬中，生命的基因还鲜活着。四千多年的风风雨雨，血海滔滔，把这条大地的命脉滋润得茁壮、雄旺，它饱吮了大地的乳汁，孕育了徐中和这个煤之子。

徐中和，大地所生，大地所养，吃着煤长大，挖着煤走路，背着煤发家，枕着煤大笑，骨子里是煤，眼睛里是煤，脑子里装的也是煤。徐中和，由一个15岁的少年矿工，成长为一个近万人的大型企业矿务局局长，由一个牧羊童成长为一个城市的市长。其间，他的劳累，他的爱憎，他的智慧，他的意志，他的精神，他的襟怀，他的坎坷，他的影响，留给我们的，千言万语只凝为一个字：煤。

煤，煤，煤，煤是他的身，煤是他的命，煤是他的爱，煤是他的恨，煤也是他的理想、希望和追求。他原本就是煤之子！

上卷 苦难的岁月

第一章 黑色梦幻

1、火中的种子

1942年夏。

豫西。汝州。梨园。徐庄。

干旱之魔猖獗地把火扇使劲地摇着，煽着。伊河干涸了，汝河干涸了。正是浓夏之时，本当草木峥嵘，禾苗蓊葳，可是放眼望去，竟是满眼的衰败枯黄的景象。徐庄在酷暑中痛苦地煎熬着。

这天午后，日头当顶，一个二十多岁、黑黑矮矮瘦孤伶仃的青年汉子光着头，赤裸着上身，腰间只缠一个黑粗布大裤衩子，手里拖着一把磨成凹形的铁锹，赤脚走在热烫的地上。狗见了，吐着血红的舌头，喘着粗气不吠一声，热啊！那年头，人都养不活，谁还去养狗？青年汉子走出徐庄，看着一方方一垄垄穗没出齐就发黄变白的麦子，呼喊道：“狠心的天啊！”猛地扬起铁锹插进脚下的浮土里。许久，他垂下那污黑的头，拔起铁锹拖着继续往前走。他疲惫不堪，汗流浹背，那黑

瘦的尖脸上是绝望和愤恨，细小的双眼闪射出不屈而又渴望的光芒。身后是一道灰黄的透迤的尘雾。他来到了离庄最远、紧挨荒坡的一块两亩大的长条麦地边上时，像一个雪人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渐渐矮下去，抱住头蹲在地上：“完了！都完了！呜呜呜！这哪里是日子呀！”他失声痛哭起来。一把火就点得着的两亩麦子，本来就没肥没水，加上又是边角薄地，麦子又瘦又矮，长短不齐，哪里会吐出一粒麦子呢？妻子那隆起的腹中还包裹着一颗幼小的生命，那里需要麦子需要水啊！汉子就这么久久地、绝望地蹲着……不一会儿，汉子霍地站起来，赤脚在荒乱的麦地里一阵狂奔，踢腾出一片片黄色尘雾，他怒吼着：“奶奶的！老子就不信没一颗穗！”突然间，在地角的边缘，在两个大坷垃之间，汉子发现了希望的种子！不，不是希望，它仅仅是一颗含在一尾瘦小的穗中的瘪粒。汉子噉地一声，抱着秃锹在它不远处掘起来，挖起一锹浮土，洒下一身汗水，并挖了半人深水却没有一星儿。然而他一身汗水却被燥土无情地吸吮了，用这些汗水滋润坷垃它也该发芽啊！

汉子继续挖下去，挖下去，挖得不见了天地。忽然一阵大风吹来，把他堆在井口的虚土掀下来，埋住了汉子的脚脖子，他绝望了——天不叫挖呀！汉子爬上来，怔怔地望着那一点可怜所得：一颗又瘪又小的乳黄的麦粒。

日头已经半隐在西山顶上，对它烘烤着的大地作最后的一瞥。汉子一手拖着秃锹一手攥着那火的种子，蹒跚而极度倦怠地向庄子里走去。在一座低矮灰黑的麦秸搭的棚子前，他拄着锹把站住了。这就是他的家。他无神地冷漠地打量着这个日日夜夜遮风蔽雨的家。它又能遮什么风蔽什么雨呢？一阵

风吹来，它就会被连根拔起，寸草不留；一场恶雨，它会整个儿变成一滩腐烂的垃圾。这不如马厩不如牛棚不如猪圈的家哦。汉子呼地抡起铁锹，狂呼道：“这世道！这天地！都不叫人活了！拼了他奶奶的！”拼吧！可和谁拼呢？随着他的声音落地，一声响亮的婴儿的啼哭从棚子里迸发出来。

“啊？生了！生了！我的儿子！”

汉子像一匹疯牛朝棚子冲去，进棚子时额头咚地撞在门楣上，撞得满眼金星，撞得棚子颤抖，抖下一层乌黯的陈灰。他连那紫包凸起的额头抹都没抹一下，就扑到对着门口的土炕上，忘形地抱起那赤红赤红哇哇哭叫的小生命，大叫大喊：“儿子！我的儿子！我们徐家的儿子！”他早就认定他种下的是儿子种，他只想儿子。

他的儿子，一个在大干旱大饥馑中孕育出来的儿子，一个不足五斤的早产儿。这世道，这天地，这家境，他受得了吗？望着躺在炕上的孱弱的妻子，汉子搂着弱小的儿子垂下了头，在儿子那热乎乎的胸脯上，哽咽着说：“儿哪，娘老子把你盼来了，可用什么养活你？儿哪，你看见了吗？这就是咱的家。”

这时，儿子睁开了小眼睛，亮亮的，像火光，他看见这个家了，也看见这个世界了，哇地一声大哭不止。汉子悲喜交集地把儿子交给妻子。妻子气息微弱地问：“麦子还有吗？”

汉子突然张开两手，啊，那粒麦还在！在他掌心的汗沟里。他拈起它，珍惜地看了又看，像做一个什么庄严仪式似的默默地放进妻子苍白的嘴唇里……

当大干旱大饥馑使得徐庄露尸累累，野狗撕吠时，这间徐庄一钱不值的麦秸棚子能庇荫住这一家三口闯过这阎王口吗？强烈的阳光从薄薄的腐烂的棚顶上渗透进来，燥热和腐朽的气味充塞了棚中，沁入那幼小的生命的五脏六腑中；当榆树皮和着麦皮在一口补了三个钉巴缺了两个口的铁锅中咕咕嘟嘟翻滚时，这一家三口的日子就这么苦涩地煎熬着，两颗心也这么翻滚着。当锅中粥和着血泪变化成乳汁——世界上唯一最珍贵和最有灵性的液体，注入这小小生灵口中时，他总是痛哭不已，像在愤怒地控诉着这吃人的世界。他不忍心把母亲唤干……

他就是徐中和。“暑中活”，这是本义又是派生义。父母要他活下来，他们最耽心的是他难以捱过这盛夏。小小的人儿愁不知忧不知福不知乐不知，生下来就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肩负了父母的重托。他过早地看到了他不应该看到的一切。一个注定命苦的人儿！他在父母的薄弱的羽翼下竟然要闯过这个百年不遇的奇旱奇饥之年。

父亲把棚子南边的土墙全部推倒了，用几根干死的槐树杆撑着，又在棚子里掘了一个二尺深的池子，用泥抹得光滑又滑，跑到二十里外的汝河挖坑，用瓢一瓢一瓢地舀了两桶浑浊的水挑回来，倒进坑里，让母子俩泡进去。母亲搂着小中和，只让他露着嘴儿呼吸火辣辣的空气。刚刚满月的徐中和哪里知道这非人非畜的缘由呢？一次，一连两天没能喝到榆叶麦皮粥的母亲昏了过去，小中和从她臂弯落进滔天不堤的水里，他拼命的哭叫和挣扎，刚把徘徊在生与死碑界口的母亲唤醒，母亲就把他从泥水池里捞了上来。父亲回来了，二话不说，抓着母亲的头发拖出泥水池，对着她那皮包骨头的

身体一顿拳脚：“淹死了我徐家的根，老子要你的命！”小中和，母亲的身父亲的心，你知道么？

暴热和饥饿使人难以忍受，使人丧失理智。为了这颗五斤重的种子，父亲拿着用性命换来的巴掌大的玉米馍，痛打了给他生了个儿子的妻子。妻子搂着小中和哭泣说：

“你打吧，他爹，我晓得你不好受。你打吧，打了心里就好受了！”

父亲扬起的胳膊僵在了空中。妻子又一声：“他爹，你就用劲打吧！”他扑通一声跪下去，泪如雨下，抱起妻子，呜呜咽咽没有一句话。为了他们的儿子，徐家的根，他的妻子在怎样地挤压着体内的血啊！母亲的血榨干了，儿子却越来越瘦小。

梨园的天自古干，干死了伊尹；梨园的地自古薄，养不活徐中和。妻子说逃吧，逃到那有吃有穿有水的地方去吧。丈夫摇摇头，忧虑重重地说逃哪儿去不是这个样子，天下的煤一样黑，天下的太阳一样热，天下的穷人一样穷。一离开这烂棚子荒地，不知会倒在哪个沟坡山岭成野鬼……

2、雪夜萤火

天热地烫的夏天终于熬过去了，秋天到来了，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可梨园的秋天却两手空空。

听说伊川城关有一种能吃的白土，父亲刨了一筐白茅根留下之后，就连夜上路了。他走了七、八十里路，到了伊川，四处一打听，说这儿压根就没有什么能吃的白土，要能吃还轮上你来挖？他不死心，又打听，有人说能吃的白土在汝阳上店，于是他又摇摇晃晃到了上店。上店人说不错，这儿是有那东西，不过不能吃，能吃的听说在禹阳神厦，他差不多是爬到神厦的，一百好几十里地呀，可那白土就是救命的大米白面，他怎能不去取去背呢？但神厦也没有神话中的白土，他差点崩溃得起不来了。一个好心的老大娘塞给他一团糠菜疙瘩，对他说他找的东西在栾川老君山那儿，她两个儿子都上那儿去了。要想养家活命，就得到那儿去！他捧着糠菜，向老大娘千恩万谢后向栾川赶去，他爬着滚着赶路。时令已是仲秋。他身上只有那件大裤衩。一路乞讨，挖野菜喝塘水，三、四百里地，他凭着求生的意志，磕磕绊绊，滚滚爬爬走了十来天。在一个山坡沙滩的交接处，他终于看见了他拼死拼活追求的白土！那救命的白土啊。

那地方方圆二、三百亩，人山人海。清一色的蓬头垢面

的光膀子男人和甩着空瘪奶子的女人。呼喊、叫骂、哭嚎、狂笑，如潮如雷。有的抢，有的夺，有的跑，有的追，有的用布袋装，有的用箩筐盛，有的往人堆里钻，有的在地上抓，有远道而来的，也有就近靠地利的，有的全家出动，有的孑然一人。千百万人同时同台表演着一场生命劫难大闹剧。站在河对岸，他呆看了片刻，便嚎叫一声，一下子从两人多高的河岸滚下干涸的河滩上，奔进那抢生抢活的如鬼如怪的人群里。那里有一团撕打得最激烈的人群，他相信那救命的白土精华就在那里。他勇猛地钻进去，很快就消失了。当那一团人散开时，有人大喊：“压死一个！压死一个！”

他趴在地上，只觉得头疼得要炸了，嗓子喊出了血也没人理他，他还在拚命地喊——他觉得他在喊。身边什么声音从遥远的天边飘来，又像从地底下冒出的。是谁对我这么说，这么亲切？哦，儿子，是儿子。“儿子啊——！”他抬起头来，像从恶梦中突然醒来一样，看清了身临之境，不由张开了两手惊恐地大叫道：“布袋——”破布袋没了，用什么来装“米面”回去？他坐起来，向鏖战更急的人群看去，嚎着，扑着，跃着，撕着，扒着，不断又有人像他一样倒下，又像他一样起来。他慢慢地、木呆呆地脱掉大裤衩，惶恐地在身边用手收拢着混和在沙土中的白土。生的愿望使他没有了裸露身躯的羞赧不安，他把裤衩装得鼓囊囊的，两手捏着，护着下身，绕着人走，眼看到安全地带了，一个披着头发的年轻女人像一只猩猩猛烈地甩荡着空瘪的奶子斜刺里扑过来，猝不及防，裤衩被她一把夺了去，唿地一下子，裤衩像她的奶子一样干瘪了。女人扬着裤衩像舞动着一面旗子，

一屁股坐在那小堆白土上，蛮横而又惨淡地哭号着：“谁再抢我就×他妈的×！别抢啊！我的两个孩子快没命了！我×他妈的×，谁来我跟他拼了！”

他像傻子一样站在女人身边，木头一般，他费了好大劲才想起这是怎么回事，才想起自己的妻子儿子，想起那给他一亩糠菜馍的老大娘，也想起了这女人的两个孩子。他刚要转身走开，女人呼地把裤衩子抛过来，脱了自己的裤子慌忙地装……

当他和妻子艰涩地饱吞了一顿白土之后，艰涩已变成了美好的回忆，肚子鼓胀，欲爆欲裂，爬呀，滚呀，搓呀，搥呀之后，噗噗嘟嘟一阵猛泻，然后还是泻泻泻泻……五脏六腑都要泻出来了，连残剩的一点元气和刚获得的巨大的欢欣都被泻尽了。这对吃进救命白土的人像泥人似的瘫软，躺在地下，连哼唧的力气也没有了。小中和躺在母亲怀里，使劲地吮吸着——白中带红继而鲜红的乳汁。

生命就是这样挣扎着。

天冷了，飞雪了。穷人最恨最怕的季节来了。这年的霜又下得特别大。入夜的时候，雪只是零星地飘散着。北风像夜行的冤鬼，凄厉地在夜空黑地里哭泣，走到小中和棚子上，狠狠地撕了一把抛在空中，彻骨的寒风忽地从缺口涌进来，一家三口瑟瑟乱抖在这冰窟里，雪在风中漫天飞扬，一床千疮百孔的棉被怎经得住这巨大无边的寒气的浸透？两个大人都光着脊背，用两颗尚存热息的心保护着小中和，牙磕得嗒嗒地响。好像整个世界的寒气一下子全都集中到这个破棚子里。贫寒和天寒融为一体，一家三口几乎成了冰人。父亲起来用几捆秫秸堵着被风撕开的棚子的缺口，棚子里还是